宋元學案

木鐘學案表

- 陳埴（父煜　晦翁水心門人　延平白水籍溪屏山鄉氏再傳　元城龜山譙氏武夷豫章徐氏三傳　涑水二程四傳）
  - 翁敏之
  - 翁巖壽
    - 胡一桂
  - 車安行
    - 從子若水（別見南湖學案）
    - 從子若綰
      - 子璐
    - 從孫惟賢
  - 董楷
  - 徐霆
  - 趙復齋
    - 賈漢英
      - 嚴侶
- 葉味道（晦翁門人　延平白水籍）
  - 子采
  - 繆主一

溪屏山再傳
元城龜山譙
氏武夷豫章
三傳
涑水二程四
傳

王夢松——余學古——胡長孺——陳剛
祖巖起
父居仁

章瑶
洪濤
林濫
陳善
李時可
王清

謝暉
吳雄
李康
別附文誠

趙景緯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王柏 別爲北山四先生學案

章仕堯

彭庭堅

趙次誠

蔣允汶

史伯璿 並朱學之餘

徐宗實

黃淮

徐興祖

謝夢生

潛室西山講友

張文選

宋元學案卷六十五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修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木鐘學案

祖望謹案永嘉為朱子之學者自葉文修公與潛室始文修之書不可攷木鐘集猶有存焉自是而永嘉學者漸祧艮齋一派矣述木鐘學案梓材案是卷本稱潛室學案謝山始易其稱曰木鐘葉文修亦朱門高弟之在永嘉者其派亦幷入此卷

朱葉門人李鄭再傳

通直陳潛室先生埴父爍

陳埴字器之永嘉人舉進士少師水心後從文公學其言善問者如攻堅木善待問者如撞鐘朋友講習不可以無問也問則不可以無復今之不善問者徒先其所難後其所易取其節目之堅乃欲一斧而薪之不少徐徐以待其自解則匠石從旁而竊笑之矣至其待人之問者或小叩之而大鳴或大叩之而小鳴不待其再至而亟盡其餘聲或餘之未盡而恣其人之更端焉然則是鐘也其必州鳩氏之所棄者乎故集其答門弟子之問者名之曰木鐘集其四端說即文公之答其所問者而轉以之答其弟子之問蓋能墨守師說者也江淮制使趙善湘建明道書院辟先生爲幹官兼山長從遊者甚盛後以通直郎致仕所著有禹貢辯洪範解王制章句學者稱爲潛室先生先生之

父煜字民表隱君子也嘗戒其子曰昔人患進士浮靡議罷之察孝廉雖不果然薦送必由州縣比鄉舉里選猶近也今廉歲月捐父母棄室家以爭優校可乎得喪命也若慎無然諸子守其教必待鄉貢不上太學修

四端說

性是太極渾然之體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具萬理而綱理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義禮智孔門未嘗備言至孟子而始備言之者蓋孔子時性善之理素明雖不詳著其條而說自具至孟子時異端蠭起往往以性為不善孟子懼是理之不明而思有以明之苟但曰渾然全體則恐為無星之稱無寸之尺終不足以曉天下于是別而言之界為四破而四端之說于是

而立蓋四端之未發也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間架不是儱侗都無一物所以外邊纔感中間便應如赤子入井之事感則仁之理便應而惻隱之心于是乎形如蹴爾呼爾之事感則義之理便應而羞惡之心于是乎形如過廟過朝之事感則禮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于是乎形如妍醜美惡之事感則智之理便應而是非之心于是乎形蓋由其中間衆理渾具各各分明故外邊所遇隨感而應所以四端之發各有面貌之不同是以孟子析而爲四以示學者使知渾然全體之中而粲然有條若此則性之善可知矣然四端之未發也所謂渾然全體無聲臭之可言無形象之可見何以知其粲然有條如此蓋是理之可驗乃依然就他發處驗得凡物必有本根而後有枝

葉見其枝葉則知有本根性之理雖無形而端的之發最可驗故由其惻隱所以必知其有仁由其羞惡所以必知其有義由其恭敬所以必知其有禮由其是非所以必知其有智使其本無是理于內何以有是端于外由其有是端于外所以必知其有是理于內而不可誣也故孟子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是則孟子之言性善蓋亦遡其情而逆知之耳仁義禮智既知得界限分曉又須知四者之中仁義是箇對立底關鍵蓋仁仁也而禮則仁之著義義也而智則義之藏猶春夏秋冬雖為四時然春夏皆陽之屬也秋冬皆陰之屬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知天地之道不兩則不能以立故端雖有四而立之者則兩耳

仁義雖對立而成兩然仁實貫通乎四者之中蓋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故仁者仁之本體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斷制智者仁之分別猶春夏秋冬雖不同而同出乎春春則春之生也夏則春之長也秋則春之成也冬則春之藏也自四而兩自兩而一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矣故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是天地之理固然也仁包四端而智居四端之末者蓋冬者藏也所以始萬物而終萬物者也智有藏之義焉有終始之義焉則惻隱羞惡恭敬是三者皆有可爲之事而智則無事可爲但分別其爲是爲非耳是以謂之藏也又惻隱羞惡恭敬皆是一面底道理而是非則有兩面旣別其所是又別其所非是終始萬物之象故仁爲四端之首而智則能成始能成終猶元

氣雖四德之長然元不生于元而生于貞蓋出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理固然也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軸此循環不窮胳合無間程子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者此也

梓材謹案此說原在木鐘集中本朱子之說先生轉以答其弟子今移列木鐘集之前猶晦翁學案中和說觀心說之先于語要也

木鐘集

孔子曰伯夷叔齊求仁而得仁伯夷以父命爲尊叔齊以天倫爲重是固天理恁底然二子只句當得自身上道理無虧欠處若律以天下之大義叔齊辭伯夷又辭更無仲子誰摧當得這國事去彼仲子旣于天倫父命兩不相干受之毋乃非邪

旣是句當得自身上道理無虧欠處更復何求所謂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聖賢殺身成仁只要賭一箇是耳若更反顧身後去卽成計較之私矣二子旣逃國歸仲子天理人倫已安若仲子更執夷齊之義夷齊亦管不得他彼視國直敝屣耳

夫子言未見蹈仁而死者也後又言有殺身以成仁者

蹈仁有益無害人何憚而不爲此勉人爲善之語若到殺身成仁處是時不管利害但求一箇是而已學者患不蹈仁耳蹈仁則心無計較之私若當死而死雖比干不害爲正命

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

博而能篤切而又近如此學問儘鞭辟向裏心不外馳故言仁

在其中蓋心存而仁便存心既在則仁亦在是矣指存心便喚作仁固不可但離了心外更何處求仁

克己復禮為仁如何

仁者心之全德惻隱之心是仁之正頭面緣私欲障礙塡滿胸次則所謂惻隱者如頑癬風痺不復流行發見必須先去己私復還天理則本來面目方始流行發見克己工夫非有他即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之謂既知此為非禮則視聽言動便當一一復還于禮除四勿之外別無克己工夫工夫既到則私欲淨盡中無障蔽滿腔子渾是惻隱之心而日用之間無非眞心之流行發見若不于禮上用功必流于釋氏絕滅之學蓋徒知克去己私而不復于禮謂之空寂則可若求其惻隱之心則如

死灰槁木矣故聖人以此告之蓋克此即復彼矣先儒以克己復禮爲乾道主敬行恕爲坤道豁開雲霧便見青天此顏子之仁淘去泥沙旋引清泉非顏子之克己復禮也

孔子答仲弓問仁一章程先生云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惟謹獨便是守之之法謹獨固是做持敬行恕工夫然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地位仲弓學力當得來

大賓在庭大祭在堂是時境界如何想得好一片空闊世界只緣未下持敬謹獨工夫欲見此境界不能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程子以爲徹上徹下語如何

徹上徹下謂聖凡皆是此理聖人一語小則樊遲可用大則堯

舜不過程子所謂語有淺近而包容不盡是也未純熟時但曰下學已純熟後即是上達無兩箇塗轍

顏子當博文約禮之時既竭吾才直是大段著力及夫所立卓爾之後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至此又無所用其力不知合如何下工夫

到此際力無所施乃冰消雪釋渣滓融化之境雖聖人亦不能授顏子顏子亦不能受之于聖人今欲學顏子未須問他此處且把博文約禮作依據日積月累人十己千備見高堅前後境界將來不知覺自有豁然融會時

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忠恕而已矣

一貫忠恕雖有大小之不同大要都是心上做出聖人之心渣

洋淨盡統體光明具衆理而該萬用故雖事物之來千條萬目聖人只是那一箇心應將去全不費力如繩索之貫錢然易所謂何思何慮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者正聖人一貫之說也彼學者之心被私欲障蔽未便得他玲瓏須是逐一蕩滌以類而推方能自我及物如子貢所謂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于人卻是忠恕正頭而使學者工夫純熟則一旦霧除雲散自是一貫境界是知一貫乃聖人事也忠恕特學者事但聖人見決學者見遜一貫是熟底忠恕忠恕是生底一貫本非有二道也曾子恐門人曉一貫未達故借忠恕以明一貫是將一貫放下說了若程子於穆不已各正性命之言則借天地以明忠恕是將揭起來說了彼此互相發明在人領會之耳

論語一貫與中庸合內外之道程門體用一原微顯無閒之說同否

道理只是一箇道理有就吾心性上說者有就事物上說者自是兩樣頭面今人都作一般看了如何謂之識道理夫論語之一貫卽中庸所謂合內外之道者也聖人所以能推一心以貫萬事者正緣他胸中渣滓淨盡統體光明具衆理而該萬用故雖事物之來千條萬目聖人只此一心應將去全不費力滿腔子都是道理更無界限無界限更不分內外分中邊才分內外便是有界限了才有界限則便不能以一心而貫萬事如何謂之合內外易曰天下何思何慮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一貫之說也至于程子之說又就物理上論卽論語所謂下學上達

形色天性灑埽應對精義入神之謂也及其歸則一而已

何謂下學上達

下學上達如言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事而非仁也理會得底則一部論語聖人雖就人事上說卻無非言性與天道處理會不得底雖皓首窮經鑽破故紙仍舊不關此處只關係自家心裏在與不在耳心存則見其然必知其所以然若不存是謂習矣而不察今人只說事理一貫然亦須分別次序始得如程子言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須著如此始得下學人事自然上達天理若不下下學工夫直欲上達則如釋氏覺之之說是也吾儒有一分學問工夫則磨得一分障礙去心裏便見得一分道理有二分學問工夫則磨得二分障礙去心裏便見得二

分道理從此惺惺恁地不令走作則心裏統體光明潔淨盡便是上達境界

大德不踰閑一章集註云不能無弊如何

弊在出入可也聖賢心密若大若小皆不令有小罅漏子真功疏只照管得大處小處不免走作故有此語便是鬧一線縫不是盛水不漏工夫今人連大處走了又子夏之罪人

子在川上一章孔子只是說天地閒道理流行無有窮盡如一水之更往迭來晝夜常恁地初無一朝停息即此是道體大意亦可見集註云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如何

自漢以來號爲儒者只說文以載道只將詩書子史喚作道其弊正是鑽破故紙原不曾領會得然此事說之亦易參得者幾

人必如周程邵子胸次灑落如光風霽月則見天理流行也

動容貌斯遠暴慢矣一章斯字之義如何

君子持敬成熟開眼便見此理更不待漸次安排謂如一動容貌當下卽便遠暴慢一正顏色卽便近信一出辭氣卽便遠鄙悖蓋持敬效驗如此若待言動之後漸次點檢安得相應之速如此學者持敬工夫當其未成熟時須著呼喚方來及工夫熟後須見此等境界然後謂之成熟蓋斯之爲言猶綏斯來動斯和應驗疾速之謂也

程子謂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故君子只在慎獨

灑掃應對雖是至粗淺事但心存則事不苟此便是上達天理處謹獨是存主此心存此心便是存天理

飯疏飲水之樂簞瓢陋巷之樂所樂者何事此濂溪點化二程子訣二程從此悟道終不以此語學者晦翁事事剖露說向後學獨此不敢著語

凡說所樂在道以道爲樂此固學道者之言不學道人固不識此滋味但已得道人則此味與我兩忘樂處即是道固不待以彼之道樂我之心也孔顏之心如光風霽月渣滓渾化從生至死都是道理順理而行觸處是樂行乎富貴則樂在富貴行乎貧賤則樂在貧賤夷狄患難觸處而然蓋行處即是道道處即是樂初非以道爲可樂而樂之也故濂溪必欲學者尋孔顏所樂何事豈以其樂不可名使學者耽空嗜寂而後爲樂邪濂溪以此點化二程二程因此省悟後卻一向不肯說破與學者至

今晦翁亦不敢說破豈祕其事謂不可言傳邪蓋學者才說此事動口便要說道謂道不是固不可但才說所樂在道以道為樂則又非孔顏氣象惟知孔顏樂處便是道則德盛仁熟之事也要知顏子之與諸子但有生熟之分耳工夫生則樂與道為二不妨以此而樂彼及工夫純熟之後則樂與道為一自不可分彼此矣前賢不肯說破此事正要看人語下氣味生熟耳

梓材謹案此下有論南豐有知之之明云云條今移入盧陵學案

志道據德依仁不知志據依如何用工夫道德仁又如何不同

志于道是一心向聖路上行欲學做聖人事據德卽志道工夫既成凡向之所志者今則實得于己如有物可執據然依于仁

則據德工夫既熟天理與心爲一不可脫離于片時如衣之在人身不可脫舍也只是一箇做聖人之心但初來生而後轉熟初來猶是兩片後來方成一物耳

晦翁謂幽明始終無二理程子謂晝夜死生之道意者此理非有二塗所謂一而二以幽明始終言之二而一蓋死復生生復死人復爲鬼鬼復爲人如晝夜之循環

氣聚則始而生氣散則終而死聚而生者爲人散而死者爲鬼有聚則必有散聚散本一理也原始而知其所以生則反終而知其所以死所謂一而二者聚散本一氣分而爲聚散耳所謂二而一者雖分而爲聚散其實一氣耳惟其一而二故有生必有死惟其二而一故知生則知死

鬼神之事以爲無耶則四時之祭祀皆可無也以爲有耶則

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溫凊甘旨之奉不可一日無也

此淺學混問鬼神乃二氣之屈伸二氣有無時否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在人之身卽爲魂魄人死則魂升魄散雖散于無有然生氣之分于子孫者卽其氣猶在也故其子孫賢者之死而致生之則其鬼神不賢者之死而致死之則其鬼不神

志士仁人殺身成仁夫殺身之事誠難矣未嘗實有所得實有所見誰忍捐生就死

有志之士所存主處不污下故決不肯苟賤以偸生程子曰古人殺身成仁亦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旣謂之成仁則必如是而後天理人倫無虧欠處生順死安無悔憾處當此境界但見

義理而不見己身更管甚名譽邪

夫子賢于堯舜遠矣何以見之

當時若無孔子今人連堯舜也不識

孟子曰仁人心也程子曰心如穀種仁其生之性同乎否乎心生物也而所以能生者以有仁也故心如穀種雖具此生理然有形百穀只一粒物耳不能以自生所以能生者性實爲之仁之于心亦然人心是物穀種亦是物只是物之有生理者耳然便指心爲仁則不可但人心中具此生理便以穀種爲仁亦不可但穀種亦含此生理穀不過是穀實結成而穀之所以纔播種而便萌蘖者盖以其有生之性心不過是血氣做成而心之所以有運動惻怛處亦以其有生之性人心之與穀種惟其

有生之性故謂之仁而仁則非梏于二者之形也孟子只恐人懸空去討仁故卽人心而言程子又恐人以人心爲仁故卽穀種而言以是知仁不止于二者則凡有生之性皆是也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誠如是卽不須千頭萬緒理會學問便一向求放心如何

學問之道千緒萬端必事事物物上都去理會將過無非欲求其已放之心鞭辟入身上來在自家腔子裏從此尋向上去卽下學上達工夫止如詩三百篇頭緒甚多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學詩之人每一章一篇並存無邪之思以觀之則百篇之義不在詩而在我矣此章特爲學問務外不務內者言之所謂學問之道無他就千條萬緒皆一一是求放心必從心上下工夫

則學問非詞章記問之比矣如云學問只是求放心卽不須千條萬緖此卻是禪家寂滅之說非孟子意

盡心知性則知天存心養性以事天有何分別

心體昭融其大無外包具許多衆理是之謂性性卽理也理有未窮則心爲有外故盡心必本于窮理盡謂窮究許多衆理則能極心體之昭融而無不盡性與天只是一理程子曰自理而言謂之天自稟受而言謂之性語其分則不同耳旣知得性便知得性所從出是謂知天到得知天地位已是造得此理了然聖賢學問卻不道我已知得到這地位一齊了卻又須知行夾持始得故必存此心而不舍養此性而無害存養工夫到此愈密愈嚴所謂敬以直內是乃吾之所以事天此時直是常在天

理上行天不在天而在我矣知行二字不可缺一且如自家欲事天向使未知天爲何物不知事箇甚麼到得知天卻不下存養工夫則亦非實有諸己

程先生謂孟子說性善只說繼之者善昨聞先生云水無有不下處卻是太極據此說則孟子似指流而至于海終無所污者爲太極邪

孟子說時本是直提一陰一陽之謂道來說但善者惡之對有善便有惡故程子以爲不說得源流正派說得繼之者善蓋善猶水之清惡猶水之濁既以清爲水之性則濁非水之性乎要知清濁可以爲水之流不可爲水之性繼之者善亦猶是也蓋繼之者是說太極流行之第一節則可謂是太極則不可

程子以才爲氣質之性孟子曰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則是人善惡又當以氣質論

爲孟子把諸路一齊截斷了故諸子不服須是尋他不善路頭從何處來

公都子問性三節孔子性近習遠上智下愚之說相似否除第一問性無善無不善外第二問卽性近習遠意第三問卽上智下愚意

天命之謂性則有生卽有性孟子何以深詰告子生之謂性孟子只爲他認生處爲性更不分別人物是將血氣知覺爲性凡物有血氣知覺者皆與人性一樣見血氣而不見道理此則不可也

君子不謂性命

世人以上五者爲性則見血氣而不見道理以下五者爲命則見氣數而不見道理于是人心愈危道心愈微孟子于常人說性處卻以命言則人之于嗜慾雖所同有卻有品節限制不可必得而人心安矣于常人說命處卻以性言則人之于義理其氣稟雖有淸濁不齊須是著力自做工夫不可一委之天而道心顯矣大要上是人心人皆知循其在人而君子則斷之以天下是道心人皆知委其在天而君子則斷之以人此君子言知命盡性之學所以異乎常人之道也歟

梓材謹案此下有四端說別列木鍾集之前

程子云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願詳其旨

孟子性善從源頭上說及論情論才只是說善不論氣質淸濁厚薄是不備也諸子紛紛之說各自把氣質分別便作天性看了其不明之說爲害滋甚孔門性相近習相遠卻就氣質之性上論淸濁至說上知下愚乃論得氣淸之十分厚者爲上知氣濁之十分薄者爲下愚其間相近者乃是中人淸濁在四六之閒總起是三等氣質此說乃是與孟子之說互相發明要知孔子是說氣質之性孟子是說源頭本然之性諸子只是把氣質便作本然之性看錯了

繼善成性繼與成字如何

凡物之生死有理而後有氣善當作理看此性謂氣質之性道卽太極也太極幾動首先撤出者便是理故以繼善言隨太極之後漸

次成就者卽謂性成則有形質矣孟子說性善是第一義從他繼之者

諸子說不善是第二義從他成之者

知至而后意誠程子又謂格物窮理但立誠意以格之

程門此類甚多如致知須用敬亦是先使了正心誠意地位不是于格物致知之先更有一級工夫在上只是欲立箇主人翁耳但常得此心有在物可從此格知可從此致此程子所以言格物窮理但立誠意以格之

不睹不聞乃此心不動之境既是不動卻又下戒謹恐懼工夫莫是太著力否太著力則恐反動其心何以謂之未發之中

此處猛著力不得纔著力便是動了雖不著力然必有事焉方

可前輩謂敬貫動靜正謂此也戒謹恐懼卻是常惺惺法不爾便白地倒了否則空空死灰矣此處如道家爐火養丹法火冷則灰死火炎則藥死

不睹不聞晦翁謂喜怒哀樂未發之初至靜之時也當至靜之時不知戒懼之心何處著落

此間故精前輩于此境界最難下言語既是未發才著工夫便是發了所以只說戒謹恐懼蓋雖是未發之初體已含具萬用在此不比禪家寂如空如所以惺惺主人常在冥漠中照管都不曾放下了蓋雖是持守體段卻不露痕跡

鳶飛戾天一章程子謂此一段是子思喫緊爲人處是如何大要不要人去昏默冥窈中求道理處處平平會得時多少分

明快活

近思錄載一陽復于下乃天地生物之心先儒以靜爲天地之心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又說陽始生甚微安靜而後能長既以動爲陽之始復又指安靜云何邪

一陽復于地下卽是動之端但萌芽方動當靜以俟之不可擾也故卦辭言出入无疾而象言閉關息民蓋動者天地生物之心而靜者聖人裁成之道

程子說性與孟子不同

性者人心所具之天理以其稟賦之不齊故先儒分別出來謂有義理之性有血氣之性仁義禮智者義理之性也知覺運動者氣質之性也有義理之性而無氣質之性則義理必無附著

有氣質之性而無義理之性則無異于枯槁之物故有義理以行乎血氣之中有血氣以受義理之體合理與氣而性全孟子之時諸子之言性往往皆于氣質上有見而遂指氣質作性但能知其形而下者耳故孟子答之只就他義理上說以攻他未曉處氣質之性諸子方得于此孟子所以不復言之義理之性諸子未道于此孟子所以反覆詳說之程子之說正恐後學死執孟子義理之說而遺失血氣之性故并二者而言之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程子之論舉其全孟子之論所以矯諸子之偏人能卽程子之言而達孟子之意則其不同之意不辨而自明矣

為人為己如何

爲己是眞實無僞爲人只是要譽近名聖人此言是就他源頭上分別出來今學士大夫謂爲己不求人知而求天知纔說有求天知意便不是爲己爲己者只是屈頭擔重擔不計窮達得喪也

或問明道曰出辭氣莫是于言語上用工夫否曰須是自然語順如何

出辭氣出字著工夫不得工夫在未出之前此是靜時有工夫故才動道理便在此動時自有著工夫者如修辭安定辭之類

明道曰中者天下之大本惟敬而無失盡之敬便是中否

當喜怒哀樂未發之時便著甚工夫才著得力便是發了所以先賢當此境界不是無工夫又不可猛下工夫只是敬以直內

卽戒謹恐懼意敬不與做中敬而無失方是中無失卽不偏倚之謂

明道云人之爲學忌先立標準何謂標準

標準猶言限格學問旣路頭正了只劄定脚跟滔滔做去不可預立限格云我只欲如此便休今世學者先立箇做時文取科第標準横在胸臆𣪚害事

明道謂學者能識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如講求經義皆栽培之意仁之在人心一耳不學之人獨無仁乎

識得仁體謂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旣體認得分明無私意夾雜又須讀書涵泳義理以灌漑滋養之不爾便枯燥入空門去

晦翁謂凡物自有天理人欲之辨而不可以毫釐差恐是如

程子所言峻宇雕牆本于宮室酒池肉林本于飲食先王制其本者天理也後人之流于末者人欲也凡物之天理人欲皆可放此推之

五峯曰天理人欲同行異情此語儘當玩味如飲食男女之欲堯舜與桀紂同但中理中節卽爲天理無理無節卽爲人欲

率性之謂道

率性不要作工夫看物性自然各有所由行之路如牛是牛之性馬是馬之性飛潛動植各一其性而不可移換便是率處若牛作馬馬作牛飛者潛之動者植之卽是違其性非物之所謂率性矣

一意實則心實矣然或但知誠意而不能密察此心之存否則

又無以直內而修身也夫心意未嘗相離也意特心之所發耳以章句之旨觀之毋乃心自心意自意也密察此心不知又將一箇心密察邪

本是長匹無縫底物事聖人欲人警悟處𥨊下逐段向人看理會得時仍是長匹無縫不會𥨊斷密察之間有味即密察處便是心更復何處外討一箇來前輩有以心使心語此喫緊示人處要人領會

潛室語 黃氏補

明道言中有主則實實則患不能入伊川言心有主則虛虛則邪不能入其所主不同何也蓋有主則實謂有主人在內先實其屋外客不能入故謂之實有主則虛謂外客不能入只有主

人自在故又謂之虛知惟實故虛蓋心既誠敬則自然虛明
赤子之心只是眞實無僞然喜怒哀樂已是倚向一邊去若未
發之中卻渾然寂然喜怒哀樂都未形見只有一片空明境界
未有倚靠此時只可謂之中要之赤子之心不用機巧未發之
中乃存養所致二者實有異義

心居性情之間向裏卽是性向外卽是情心居二者之閒而統
之所以聖賢工夫只在心裏著到一舉而兼得之橫渠謂心統
性情此語大有功

上蔡專以覺言仁所以晦翁絕口不言只說愛之理心之德此
一轉語亦含知覺在中可更思求

顏子一身渾是義理不知有人孟子見義理之無窮惟知反己

顏子之量無涯孟子之言有迹

伊川云盡性至命必本于孝弟窮神知化由通于禮樂盡性至命窮神知化皆聖人事欲學聖人皆從實地上做起升高必自下陟遐必自邇此聖門切實之學也積累之久將自有融液貫通處非謂一蹴便能

記問之學雖博而有限中窒故也義理之學至約而無窮中明故也

晦翁門人 劉李再傳

文修葉西山先生味道

葉味道初名賀孫以字行更字知道溫州人雲濠案一作龍泉人師事文公試禮部第一時制策禁僞學先生所對率本程學不爲顧避

知舉胡紘斥之學禁開登嘉定進士調鄂州教授理宗訪問朱氏學徒及所著書部使以先生聞差主管三省架閣文字遷宗學諭授太學博士兼崇政殿說書時因皇子竑事帝惑于鬼神之理疑伯有爲厲涉于誕妄對曰陰陽二氣之聚散雖天地不能易死而氣散者其常也若不得其死鬱結不散者其變也故聖人設爲宗祧以別親疏遠近正所以教民親愛參贊化育伯有之死其氣不散爲妖爲厲使國人上下爲之不寧當時爲立良止以奉其後庶乎鬼有所知而神始安寧矣又言三京用師廷臣交進機會之說搖本根以事枝葉無益于國旣而洛師累敗人服其先見尋終著作佐郎所著有四書說大學講義祭法郊社外傳經筵口奏故事講義雲濠案謝山學案劄記云先生著有四書說禮解大學講義經

筵講義輯次朱子語錄祭法宗廟郊社外傳謚文修

陳葉講友

祕丞謝夢頤先生夢生

謝夢生字性之一字夢頤永嘉人也因葉賀孫陳器之以私淑朱子登嘉定癸未進士累官祕書丞知汀州

潛室門人李鄭三傳

祗候翁先生敏之

翁敏之字功甫樂淸人也少受知于葉水心後師潛室成淳祐進士官至閤門祗候

知軍翁庶善先生巖壽

翁巖壽字如山初名夢丞永嘉人師事潛室最久盡得其奧從遊

曰衆嘗令人讀近思錄曰此讀書梯級也又令觀言行錄曰此爲人標準也其學以修身勵行爲務不專在語言文字之末登淳祐第爲永州教授除太常博士遷國子丞知興化軍卒學者稱爲庶善先生祠像于家學

車韶溪先生安行

車安行字正路號韶溪黃巖人景山弟遊陳潛室之門得武夷宗旨嘗曰聖賢窮達自關世道于人何與過京師見吳丞相憐其不遇問曰欲往揚州乎曰不能欲史館乎曰不能退而告人曰天不與我丞相安能與我尤工于詩所著有鏤冰集

吏部董克齋先生楷

董楷字正翁臨海人雲濠案謝山學案底本作字正叔一字克齋臨安人御史亨復之子

戶部侍郎楧之弟也登文天祥榜進士初爲績溪簿道冤獄賑饑饉修城捍水擢守洪州有惠政終吏部郎先生從潛室陳器之得朱子再傳之學所著有克齋集程朱易行于世雲濠案學案底本云所著有周易傳義附錄十四卷始合程朱兩家次第而一之論者以爲非

軍守徐先生霆

徐霆字長孺永嘉人也潛室先生之甥得其舅之傳嘗在趙善湘幕中預平李全之亂官至守漢陽軍

趙復齋先生□

趙□號復齋桐廬嚴高節侶從學于賈漢英漢英得于先生先生得于潛室潛室親授于晦庵其淵源如此參東雜子文集

梓材謹案趙復齋有二其一名彥肅與朱陸同時而私淑于象山若先生爲朱子再傳弟子當別爲一人

西山家學 劉李三傳

祕監葉平巖先生采

葉采字仲圭（雲濠案謝山學案原底云一字平巖）邵武人初從蔡節齋受易學已而往見陳北溪北溪以其好蹤高妙而少循序就實工夫屢折而痛砭之先生自是屏斂鋒鋩俛意信向駸趨著實北溪深喜之（雲濠案宋學原底有云初事節齋後事李方子）寶慶初爲祕書監嘗論郡守貪刻之害上嘉納之

（梓材謹案道南源委儒林宗派皆以先生爲文修子蓋自文修從朱子于武夷遂居建寧及先生登淳祐進士爲邵武尉故誤而爲邵武人歟）

平巖語

有八一子名光一子名梵一子名晃其父遠出不歸光者子細

探其蹤跡知其北往求之幽燕梵者不子細探討乃求之南閩晃者在家嬉遊而已一日光者得其父以歸梵者索然而歸光以責梵晃亦以責梵光可言也晃不可言也梵雖行路差尙曾求父也晃坐于家不曾求父乃責梵之不善于求父今之人未嘗求道而空空以議人何以異此釋氏行路差尙曾求道也

梓材謹案此條自棃洲所節車氏䐥氣集移入

附錄

陳北溪答卓廷瑞曰葉仲圭資質甚穎敏可與適道而貪多欲速馳騖飛揚誠如長者之喩由其所師者節齋之學又別自立一家不純用文公節度如易解雖訓詁詳于本義而理義要歸未能脫王韓老莊之見則其爲敎也好蹴高妙而鮮循序就實

工夫

車玉峯腳氣集曰平翁送乃子淸父生日以香一片銘其上曰始于克己終于舍己聖學終始有立卓爾子按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此顏子克己處也以能問于不能以多問于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此顏子舍己處也二己不同私者既盡八荒洞然不見人我之異其始終如此補

雲濠謹案平巖之稱平翁猶了齋之稱了翁晦庵之稱晦翁也

西山門人

隱君繆天隱先生主一

繆主一字天隱永嘉人也從西山先生葉味道學博聞强記入太學賈似道蕪湖之敗先生與同舍諸生伏闕上書攻之宋亡

隱居教授雙目晚瞽當事與致之爲學舍經師大德開初製大成樂器皆以詢之所著有論學規範尙書說禮記通考天隱集補

隱君王愼齋先生夢松

王夢松字曼卿青田人篤志好學著禮記解學者稱爲愼齋先生參括蒼彙記

梓材謹案宋文憲作胡汲仲傳贊稱先生爲順齋處士

文安趙星渚先生景緯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文憲王魯齋先生柏別爲北山四先生學案

庶善門人李鄭四傳

鄉貢胡人齋先生一桂

胡一桂字德夫永嘉人也從庶善翁氏遊德祐乙亥上政府書幾萬言時莫能用研究周官經國制度參互考訂至忘寢食故六官錯簡咸貫通補正有古周禮一百卷雲濠案謝山劄記先生著有古周禮補正一百卷四書提綱孝經傳贊字義口義講義人齋存藁學者稱為人齋先生以其學配鄭伯謙補

雲濠謹案溫州府志載先生云咸淳庚午領鄉薦教授于鄉又言董左丞俾攝郡學

車氏家學

聘君車玉峯先生若水別見南湖學案

廸功車雙峯先生若綰

車若綰字經臣後改名垓號雙峯韶溪之從子也先生與從兄若水並傳其學咸淳中以特科授廸功郎浦城尉不赴邃于經

學而禮經較詳所著內外服制通釋九卷多備朱子之不備補

車大雅先生璐

車先生惟賢合傳

車璐雙峯子車惟賢韶溪之從孫也皆能世傳其學補

梓材謹案車先生璐字大雅牟楷序雙峯內外服制通釋云余聞雙峯先生服制有書舊矣而常恨莫之見也年幾耳順先生之子大雅翁始編以示余葢大雅謀梓是書而又爲之跋云

復齋門人

貢先生漢英

貢漢英南康人嚴侶從學于先生先生之學實源于朱子參桐廬縣志

愼齋門人劉李四傳

學正余先生學古

余學古青田人胡汲仲初師先生先生師邑人王夢松夢松受學龍泉葉味道味道則朱文公弟子也從黃氏補本錄人

梓材謹案先生著有大學辯問嘗爲國子正

賈氏門人李鄭五傳

高節嚴先生侶

嚴侶字君友桐廬人也漢高士光之後嘗從賈漢英遊賈則朱子之傳也宋亡不仕與謝臯羽方韶父吳子善輩哭文山于西臺臯羽所謂甲乙丙者也居親喪一用朱子禮楊維楨志其墓門人私謚曰高節先生補

余氏門人劉李五傳

純節胡石塘先生長孺 祖巖起父居仁

胡長孺字汲仲永康人祖巖起宋嘉定進士知閩縣事父居仁淳祐進士知台州軍州事文辭政事皆絕出一時至先生而其學益振先生性聰敏九經子史無不貫通外舅徐道隆爲四川宣撫參議官先生從之入蜀與高彭李湜梅應春等號南中八士咸淳中以任子入官銓試第一歷倅福寧州而宋亡退棲永康山至正中薦授揚州教授建昌檄攝錄事轉台州寧海縣主簿延祐初轉兩浙長山場鹽司丞未上以病辭隱杭之虎林山先生淵源既正行遊四方務求旨趣益信涵養主敬爲最切每曰一民失所便非君子學道之實嘗言人雖最靈與物同產初無二本此學之大原舍是而學則學非其學病喘一旦具酒食

召比鄰云將返故鄉門人問曰先生精神不衰何爲遽欲觀化
曰精神與死生初無相涉也俄正衣冠坐逝年七十五所著有
瓦缶編建昌集寧海漫鈔顏樂齋稾門人謚曰純節先生其高
弟曰陳剛謝暉從黃氏補本錄入

雲濠謹案主一宋元儒傳私記云先生學有淵源文章有精魄與金仁山並以學術爲郡人倡海內重購其文有石塘文集若干卷宋景濂曰其從兄之綱之純並有文名人稱爲三胡

附錄

吳淵穎曰說者稱濂溪之所授受實本于壽崖佛者之徒元康
先生胡公至爲論辯以著明之曾不容喙是殆當世之所深感
者也朱子以東都文獻之餘集濂洛諸儒之大成而陸氏欲踵
孟子曾不以循序漸進爲梯階特以一超頓悟爲究竟今則至

謂朱爲支離陸爲儱易必使其直見人心之妙而義理自明然後爲學自謂爲陸實即禪也故曰世之學者知禪不知學知學不知禪是豈深溺于異端外學之故而遂誣其祖乃舉七聖相授洙泗以降四子所傳之道而悉謂之禪邪道術所在苟或不契于古之聖賢則其所以名夫後世之曉辯譎詐者不能遽已先生嘗不此憚而直以此道爲己任又著明之子殆不可得而妄測者也子自燕還與金溪傳斯正再見先生傳之曾祖父本庵學亦喜談陸自近年科舉行朱學盛矣而陸學殆絕世之學者玩常襲故尋行摘墨益見其爲學之弊意其幸發金溪之故櫝而少濯其心邪 補

石塘門人 劉李六傳

陳潛齋先生剛

陳剛字公潛平陽人也受業胡后塘之門后塘爲西湖書院山長見其勤晝夜研索不倦留之于家與同寢食遂盡得其學稱高弟博通天人之奧所著有五經問難四書通辯道歷代正閏圖說渾天儀說歷代官制說禹貢洪範手鈔其文宗西京詩亦不屑六朝以下累試不售後瞽猶能作文口授學者稱爲潛齋先生其弟子著者曰章瑤洪鑄（梓材案洪鑄當是洪濤傳寫之誤）林温陳善李時可王濤 修

謝先生暉

謝暉字彥實賁陽人自其曾祖爲沿海參議官始家于鄞先生識見通敏聞承康胡汲仲以道學淑後進往受業其門或勸習

舉子業答曰學以博通古今貴文行耳仕奚所急哉趙文敏孟頫授以書法爲詩文簡淡雋永人以得其片楮爲榮先生亦不自祕惜求輒應之有所不可雖貴勢不能動也參成化四明志

學正吳碧崖先生雄

吳雄字一飛諸暨人也學者稱爲碧崖先生石塘胡氏弟子辟爲本州學正不就所著有地里書卜筮考

徵君李先生康

李康字寧之桐廬人永康胡汲仲之徒也元時累徵不起所著有桐川詩派等書補

別附

浮屠文誠

浮屠文誠字道元不知何所人也少從胡后塘遊著性學指要十卷其中多排朱子之說蓋后塘晚年緒論也至正中禾人雕其書淮張建國鄭明德陳敬初言而毀之予謂文誠欲宗陸以抑朱而身爲釋氏其說何以取信于人徒使論者斥槐堂之學爲禪耳然士誠之草竊亦豈足以正學統皆可嗤也補

朱學之餘

鄉貢章清所先生仕堯

章仕堯字時雍一字清所平陽人也篤志朱子之學嘗曰時之治亂由于人心之邪正心之邪正由于學術之醇疵其門人曰彭庭堅趙次誠蔣允汶補

梓材謹案温州舊志稱先生通經史深究四書闡奧又言其累舉延祐丁巳庚申鄉貢

史先生伯璿

史伯璿字文璣平陽人也篤志朱子之學時諸儒雖宗朱子然饒氏輯講許氏叢說胡氏通旨陳氏發明亦多互異乃著四書管窺以辨明之又取諸經史天文地理古今制度名物考證爲外編或勸之仕則曰讀書本以善身爲仕而學非吾志也卒不出補

潛齋門人 劉李七傳

章先生瑤

章瑤

教授洪先生濤

洪濤字元質永嘉人至正閒浙省右丞孛朵兒只奉旨命儒士

陶凱韓大理瞿宗奎與先生等同校勘一統志一千三百卷並
奏授教授 參温州舊志

府佐林先生温

林温字伯恭永嘉人博極羣經而尤長于春秋擢至正甲午進
士歷佐省憲二府宋潛溪稱其正色直言百王畏懾云 參宋文憲集

梓材謹案黃氏千頃堂書目言明太祖命儒臣孔克表劉基林温等以恆言釋羣經使人易通曉親解論語二章以爲之式克表等承釋五經四書以上賜名羣經類要蓋先生以元進士仕明

陳先生善

陳善

李先生時可

李時可

王先生清

王清

章氏門人

忠愍彭先生庭堅

彭庭堅瑞安人舉進士爲崇安縣尹民服其威信後歷福建都帥遇害賜謚忠愍參姓譜

隱君趙雪溪先生次誠

趙次誠字學之樂淸人也章淸所弟子所著有四書考義雪溪集補

雲濠謹案先生隱居不仕以雪溪自號

訓導蔣先生允汝

蔣允汝字彬夫永嘉人元末避地閩中就試中流寓榜第一洪武初歸里官府學教授著有四書集類中庸詳說參溫州舊志

雲濠謹案經義考引黃虞稷云洪武初官本府訓導薑先生本延爲府學五經師訓導其實授也

史氏門人

侍郎徐靜齋先生宗實

徐宗實號靜齋雲濠案先生名星宗實其字也以字行黃巖人也永嘉史伯璿弟子洪武中官至兵部侍郎所著有靜齋集其門人曰黃淮補

訓導徐橫陽先生興祖

徐興祖字宗起平陽人也史伯璿高弟洪武中官訓導補

雲濠謹案溫州舊志載先生明易詩書三經洪武壬子舉授溫州府學教授以性理之學教導諸生咸尊之曰橫陽

先生

靜齋門人 史氏再傳

文簡黃介庵先生淮

黃淮字宗豫永嘉人舉洪武丁丑進士歷官武英殿大學士掌內制進少保兼戶部尚書以疾乞休卒謚文簡其性明果達于治體 參史傳

雲濠謹案萬歷溫州志稱先生優游林下十餘年壽八十三所著有介庵集歸田稿介庵其自號也

橫陽門人

吉士張先生文選

張文選字士銓永嘉人也徐興祖高弟嘗曰讀書在躬行不在耳食官翰林庶吉士修實錄卒 補

宋元學案卷六十五終